

游心于五行之间

□ 周山

笔耕四十多年，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，最难忘的是俞晓群。

1986年初冬，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俞晓群带着他的左臂右膀王越男、王之江，第一次来上海组稿。根据晓群提出的住宿位置和房价要求，我托朋友在南京东路“张小泉剪刀店”隔壁弄堂里，联系了一家老式旅馆住了下来。二十八岁的副总编，上海滩找不到。一接触、一交谈，气质、思路，上海滩难觅，便生出了相见恨晚、一见如故的感觉。

晓群是来组稿的，而我周围的朋友正好都是舞文弄墨者，一拍即合。在那个旧式旅馆的小房间里，我们促膝长谈，从侃选题、拟书名，到选择作者、联系会面。李君如的《观念更新论》、孙月才的《西方文化精神史论》、陈学明的《西方马克思主义论》、王绍玺的《贞操论》、我的《爱欲论》等一批书目，就在几天的讨论中被确定下来。

翌年五月，晓群第二次来沪组稿，临来前给我一信，特别说明：“首先是住宿，请代为安排三人的住宿，标准每人不要超15元。”正好我的楼下就有一家“三八妇婴旅馆”，房价也符合晓群的标准，便一度成为辽教社在上海的固定居所。

这是后来创年码洋三亿元业绩的辽宁教育出版社，在筚路蓝缕创业时的一抹景象。

从此，我成了晓群在上海组稿、催稿、传达双方信息的代理人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机，晓群与我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。信中，我们不仅讨论选题、修改方案，也切磋学问、抨击时弊。晓群来信，一月数封，多数的信长达四、五页纸。

晓群是一位学者型出版家。在大刀阔斧组稿发稿的同时，一直保持在数学领域的文化研究，出版了多部专著。1990年之后的通信中，学术交流已成为重要内容。例如，我在1991年8月寄去一篇刚发表的论文《易经：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》，不久即收到晓群回信：“仁兄信中所论及‘类比’、‘忘言’之类，小弟对此有‘共鸣’之体验。我近期发了一篇《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》一文，即谈到中国人的

思维方式问题，我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协调的或联想的思维，其实质就是类比。这一点在五行说的演变过程中反映的最为充分；而最为高超的作品就是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的高明之处就在类比时‘媒体’的选择，它选取了‘数’，而不像龟卜中用龟甲比附世界，那还只是类比的初级阶段。近几天，我在为三联写《数术发微》一稿时，悟出了一些道理，主要对‘象数’进行了一些深入探究，很有收获。真希望有机会与仁兄恳谈一番，让思想再明透些。”

1993年初，我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写《周易文化论》，想借晓群刚交付北京三联书店尚未出版的《数术发微》手稿一阅。晓群接到信，以最快速度将600多页手稿复印快件寄给了我。

这年下半年，我家里装上了电话。从此，更便捷的联系方式，取代了书信。

当传来晓群出任总编、社长的消息，我为辽教社庆幸。当传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创下三亿元年度业绩的好消息，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。一个优秀掌门人，可以使一个平凡的村庄举世瞩目，如江苏的华西村、河南的南街村；可以使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类拔萃，如辽宁教育出版社。

有一天，忽然传来晓群被调离辽教社的消息，我十分惊诧。一度风光无限的辽宁教育出版社，从此风光不再。

多年以后，晓群来电告诉我，他已离开辽宁出版集团来到北京，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。从他的语气中，感觉到了一股龙归大海的气息。他问我手头有什么稿子可以给他？我毫不犹豫地刚刚完稿的《读易随笔》发送给了他。不久他来上海组稿，我又将一部由十几位年轻博士利用暑假回家乡写的新农村调研报告，取名《这里是我们的根》，交给他看。稍稍翻阅，他就连声称赞“接地气”，适合上层领导“三农”决策参考。稿子带回北京，很快以16开本编辑出版，并分送给有关领导。然而，该书发行后，如泥牛入海，从上到下没有一点动静。多年之后，我与晓群相聚时还要议论一番这部

“怀才不遇”的书。著者与编者的社会责任感，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书生意气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还有一种比书生意气更不堪的文字，即便写进了历朝历代的历史书中，也照样打入冷宫，很少有人光顾，那就是《五行志》。

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肇始于阴阳，五行这两个概念，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。阴阳概念的形成时期，似乎可以从新石器后期的“数字卦”向“符号卦”转化得以认定。由于代表着世间万物的六爻重卦均为阴阳爻画的不同配置，于是便有了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的认识。当然，这一认识应该早在老子时代之前就已形成。有了对万物个体的这一基本认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千差万别的个体属性的分析和归类。于是，五行概念紧接着阴阳概念应运而生。

先人认为“负阴而抱阳”的万物，有各自不同的属性；他们将万物的属性加以分析，归纳为五个类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即五行。万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，是五类属性相生相克关系的具体表达。人类为万物之一，所以人类也同样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。据田野考古发现，人类已有七百万年历史，进入文明时代毕竟只有七千年时间，对于世界的认识，还不如“不知晦朔”的朝菌。即便今日，对于人类社会如何受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认识，仍然少得可怜。

在先人眼里，自然界中的山崩地裂到一草一木的变异，均为五行变异所致；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异，尤其社会高层的变化动荡，与五行变异同样具有相关性。于是，从汉代开始，主持编写历史的学者，便广泛收集自然界中的种种灾变，大到天崩地裂，小到一草一木，与世事尤其上层社会中的变异事件相联系，另辟《五行志》一栏，详细记录。一代又一代的历史记录，直至清代，《五行志》所记录的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异的内容，十分巨大，也成为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历史的一道风景线。

《五行志》中的这许多五行变异记录，一方面透露着这些史官对五行变

异与世事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索求，究竟是五行变异导致了世事变化，还是世事变化导致了五行变异？另一方面透露了这些史官试图以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化之间的关联性，向后来的统治者提出来自自然、来自上天的告诫。史官开辟《五行志》的功能，似乎是一种有别于正史的“资治通鉴”。然而，在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儒学背景下，大多数读书人不会关注《五行志》；受西学影响的近现代，更加乏人问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有一位学者将历朝历代的《五行志》翻了一个底朝天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寻找《五行志》内容的源头出处，他还翻阅了相关的《灵征志》和《灾异志》。这位学者就是以出版人闻名于世的俞晓群。三十年前，晓群在写作《数术探秘》一书时，就经常与我讨论五行方面的问题；二十年前，他终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注入《五行志》的纵向梳理、横向分类的深入研究。历时二十多年，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、札记、丛考，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关于《五行志》的随笔，将已经被学术界打入冷宫的《五行志》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这一本《五行志随笔》，将《五行志》所记录的不计其数的自然界、人世间所发生的变异、怪异现象，在纵向叙述的同时，更多地往横向地分类分析。正因为如此，虽然本书仅收入二十篇文章，却已将《五行志》的内容系统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；历代史官编写《五行志》的用心，也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工作。

自从十五年前晓群兄正式发表《五行志》随笔以来，我们每一次相聚，总要涉及人类社会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话题，生发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叹。我以为，晓群兄倾二十多年精力于《五行志》，就是想窥探一下这个玄秘，别无他意。

最近一次相聚，上海已进入严寒。喝了一点酒，暖暖的。晓群兄说起要在商务印书馆出一本《五行志笔记》，问我愿不愿意写个序？我当即点头：“行！”于是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扯扯的文字。

□ 北风

春天，就是花的季节。春光烂漫，便是春花烂漫。春天里盛开的花朵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孕育的呢？

二十多年前，我写过一篇散文，名《越冬的春讯》。其中说，那些春天里开放着满树鲜艳花朵的桃、李、海棠、紫荆、白玉兰等等，早在冬天里就蓄满、藏满了花苞，春天在冬天里就已经开始孕育了。文中，还有如下描写：白玉兰的花苞，如小指的指尖那么大小，还裹着一层绒绒的毛，而且春天里有几朵白玉兰花开，这冬天里就含几枚白玉兰花蕾。桃李也是开春的先锋，冬天里细微紧小的花苞，悄悄地绽在枝头上，不张扬，但准备着。五六个花苞抱团成一团，这一团团都圆球似的鼓着，还蕴着粉红或者配红的颜色，那是海棠。紫荆的枝干有老旧的模样，花苞直截地密生在树梗上，一缙一缙，桑果样，红紫色，一看就要想着春天里紫荆树干上丛生的一球一球紫荆花，想着那一树熊熊燃烧的火焰。

如果我们都愿意去观察，那么差不多可以共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春天里许多品种的花朵，在冬天里就已经孕育了，它们的花苞早就结在了冬天的枝头上。习惯上，我们常把冬天看成是一种萧条和肃杀，同时把许多歌颂送给春天而把不少责备交给冬天。但是，春天是在冬天里孕育的，春天是从冬天里走出来的，冬天里就已经有烂漫的春天了。

拿了春天，我们又常比喻希望、生机、复活、灿烂、辉煌等等，同时又把希望、生机之类的反面比作冬天。那么，比喻意义上的春天，是不是也是在比喻意义上的冬天里，就已经开始孕育、开始出发了呢？



郊野池塘 (油画) 刘利

心香一束

牛司令说牛

□ 周云海

牛年，那就说说牛吧。

我是有资格说牛的。上山下乡期间，有长达七年时间，我在崇明农场连队担任耕牛饲养员，农民们调侃地喊我“牛司令”。

牛有黄牛、水牛、牦牛、奶牛等分类，我说的是扶助农人耕作的水牛。它有一对弯弯的漂亮大牛角、硕长粗壮的脖颈、宽大饱满的牛头、健硕庞大的身躯、立柱般壮实的四肢，相貌堂堂，是牛类中最具代表性的范儿。

在我这个牛司令麾下，有五六头大小耕牛。我与这一大家子同住一个牛棚屋檐下。牛棚拥有原始亦有诗意的想象：由毛竹、芦苇和稻草搭建而成的草屋，有被厚厚稻草覆盖着的隆起屋脊，有开启时吱呀作响的竹扉，有需用短竹棍顶启撑开的篷漏。整个牛棚分隔为三部分，我住草屋东首，中间宽敞的场地作牛舍，西侧是堆放饲料和牛用器具的库房。与牛相处，与牛结缘。我了解牛儿的秉性，也熟悉牛生百态。

牛是温顺的牲畜。有人说，牛眼看物体大，所以老实听话。其实不

然，陌生牯牛蓦然撞见，总要抵角相斗。真若牛眼视物大，它看见对面庞大无比的同类就不敢奋力搏斗了。

牛虽温顺，有时也会耍滑。连队里的一头大白牛，在其一大家子里个儿最大，辈分最高（其他牛只是它的妻妾或是儿孙），通体白色，威风凛凛，但只要出牛舍拉车或是牵去水田刮田（当时已使用拖拉机型地），总要在路上磨磨蹭蹭地拉屎撒尿，以拖延时间。牯牛不像牡牛排尿似倾盆倒水、澎湃如瀑，其撒尿如橡皮管放水，源源不断、没完没了，等得人心烦。“懒牛尿尿多”，大白牛可谓老滑头。

大白牛见多识广，也最聪明。冬夜牛儿卧歇前，我会在牛卧榻处的泥地上铺一层稻草给牛防寒。可我通过牛棚内侧的隔壁竹扉缝隙，时常发现拴在牛桩上的大白牛夜间不好好安歇，老是偷食其卧榻处的稻草。大白牛会把铺地的稻草，先用后蹄钩拢到前蹄下，再用前蹄把稻草推送到自己嘴里。听见我的喝止声，大白牛就识相了。牛舍里的其他牛儿不会这一招。

牛在夏季为避免虫叮牛蝇咬，喜欢在泥塘里打滚洗泥浆浴。其实牛也爱清洁。缚在牛桩上的牛大都不愿在站卧处拉屎，如若出恭，一般会转身去对面空地上。只有连队里小黑牛不爱清洁，它身板壮实、愣头愣脑，时常在站卧处拉屎，还身卧屎堆，把一坨牛粪压得像一个大美馐。

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人如此，牛

亦如斯。连队里一头苗条清秀的年轻牡牛，好似人中美眉，劳作力弱，食草也挑剔。夏秋时节，别的牛既爱食沟渠岸旁的芦叶、鲜草，也能浮伏在河塘里啃食水葫芦，偏偏这头年轻牡牛不爱吃这类水生植物。在我的养牛期间，这头牡牛有过三次生育。耕牛是劳作命。劳作有益生产，美眉牡牛都是顺产。它站着生孩子，不断挪动站姿方位，未见痛苦神情。分娩过程缓慢，从母体中先出现的是湿漉漉地裹着胎衣的小牛头，然后再慢慢地、慢慢地挤出身体和四肢，当牛崽的整个身子掉落在草丛后，牛妈妈就回过身来，不断舔舐地上瑟瑟颤抖的牛宝宝。小牛犊很快抖抖歪歪地尝试站立起来。刚刚艰难站立起，马上又跌倒，跌倒了再昂头顽强趴脚站立；这样多次反复后，初生小牛犊在十来分钟时间里，就能站立依偎在妈妈身旁。

牡牛产崽后，身体虚弱。我会去农场小卖部里买黄酒和红糖，给其滋补身体，恢复元气。牛不吃敬酒，要灌酒。我用左手从牛嘴角处，探入牛嘴横拽出牛舌（使牛嘴无法闭合），右手立即把整瓶黄酒咕咚咕咚地灌入牛嘴。灌红糖水可以如法炮制——哈哈，牛司令也会做月嫂。

人生不易，牛生更不易。我惜之。

家人要我吃牛肉，我拒之：“它是我的兄弟。”我忌食牛肉。因为我与牛有一份远远久久的生命情缘。